



你是我的 翅膀

疯子三三——著

「廖敬清，你为什么一直没恋爱？」

「因为没遇到脸皮足够厚的人，厚到我都扛不住。」

第 19 卷

你是我的翅膀

疯子三三 著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FENH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是我的翅膀 / 疯子三三著. —南京: 江苏凤凰
文艺出版社, 2018. 1

ISBN 978-7-5594-0202-8

I. ①你… II. ①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17664号

书 名 你是我的翅膀
作 者 疯子三三
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侯 开
选 题 策 划 李文峰 风染白
责 任 编 辑 姚 丽
特 约 编 辑 风染白
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 版 社 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
字 数 250千字
印 张 18.5
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,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594-0202-8
定 价 39.80元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

你是我的翅膀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1 |
| 恶人自有恶人磨 | |
| 第二章 | 36 |
| 硝烟中的温柔 | |
| 第三章 | 71 |
| 无处躲藏的喜悦 | |
| 第四章 | 106 |
| 被算计的爱情 | |
| 第五章 | 141 |
| 他的旋涡 | |
| 第六章 | 181 |
| 最后的慈悲 | |
| 第七章 | 217 |
| 你，是我遗失的另一半翅膀 | |
| 番外一 | 246 |
| 小傻瓜（廖正扬VS莹莹） | |
| 番外二 | 270 |
| 给你全世界的宠爱 | |
| 番外三 | 276 |
| 有她相伴，时光正好（沈逸） | |
| 番外四 | 289 |
| 我的幼稚老爸——焯焯小朋友的吐槽日记 | |



第一章

恶人自有恶人磨

梦被惊醒，梦里面还是那个人，却已经不知道是美梦还是噩梦。

山间信号不好，列车奔驰，轰隆隆的铁轨响声夹杂着间歇性的颠簸，卧铺车厢的窗帘拉得并不严实，漏了几丝浅蓝色的光进来。陌生的环境让闻清一时怔忡，盯着那一角看了会儿，才伸手去摸枕头底下不断振动的手机。

电话是迟莉莉打来的，她看着手机屏幕上的名字却没有接，反倒按了静音让它彻底归于宁静。

捏着手机复又窝进枕头里，翻来覆去却全无睡意，加上车厢里也不知道是哪一位鼾声如雷，睡眠真是好得令人心生嫉妒，闻清干脆起身去洗了把脸。

这个点时间尚早，卫生间外这一小块区域难得十分安静，清水沁人心脾，有细微的穿堂风吹过，这一切让她刚刚那一丝不适得到了很好的缓解。

她又独自到了吸烟区，点燃包里的最后一支香烟，刚刚吸了一口，手机再次响了起来。

迟莉莉从来都是个耐性极好的人，大学同寝室四年，没人比闻清更了解这一点了。

她吐了个烟圈，终于按下接听键。

电话意外被接通，那边沉默了几秒，问：“知道大家都在找你吗？”

闻清微微扯了扯嘴唇：“知道。”

迟莉莉强吸了口气，依旧是一贯的沉稳作风：“告诉我地址，我找人去接你。”

“嗯，”闻清扫了眼飞驰的火车窗外的风景，有些为难，“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。”

这是句实话，可落在迟莉莉耳朵里怎么都像是她在有心刁难。

果然，迟莉莉再也按捺不住，嗓门止不住地拔高了：“闻清！”

窗外渐渐有刺眼的光投射进来，晨曦微露，车窗玻璃上映出闻清面无表情的一张脸。她淡淡地嗯了一声。

那边沉静了许久才听到迟莉莉再次开口：“闻清，别闹了，我知道你在生气，但不管怎么样你先回来再说好吗？发布会马上就开始了。”

“关我什么事。”

“……什么？”

闻清笑着一字一字道：“新闻发布会开始又怎么了？丢脸的不是我。”

“你！”迟莉莉那边完全接不上话，大概没料到闻清会如此云淡风轻。想当初手头上的这个纪录片从提案到落实，每一步都是闻清亲自跟进的，这个项目凝聚了她多少心血，大家可都有目共睹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制片方一早就对外宣布了由金牌制作人闻清负责的消息和通稿，闻清的地位，加上声势浩大的宣传和营销，这个发布会的场面会有多隆重可想而知。如今主角不到场，只会更加印证了外界某些不好的传闻……

想到这儿，迟莉莉不由得攥紧了话筒，牙尖都在微微地发颤。

“你是怕我不出现，媒体会乱写？”闻清不留情面地揭穿她，语气自始至终都冷冷淡淡的，“不过也不算乱写吧，你抢我男朋友是事实。”

迟莉莉的脸瞬间憋得通红：“我——”

闻清懒得听她狡辩，直言不讳道：“沈家二公子的桃色新闻，怎么都比那个纪录片有意思多了，我到不到场根本改变不了什么。还是好好想想怎么应对吧。”

“所以，记者收到的那些消息，是你放出去的对不对？”迟莉莉终于伪装不下去，近乎歇斯底里地质问。

闻清没说话。

迟莉莉半晌都发不出声音，但很快便释然了：“也对，睚眦必报正是你闻清的作风，会替别人考虑就不是你了。”

以她对闻清多年的了解，闻清从来都不是个会吃亏的人，要是她真知道了自己和那人的事，怎么可能让他们好过？冷眼看着他们陷入困境、落井下石才是她闻清会干的事！

闻清眸色微微一沉，伸手想要结束通话。

电话那头却忽然传来一道男声，低沉而凌厉：“是我。”

“……”

闻清不是个冲动的人，然而在听到沈逸声音的那一刻，她没有丝毫犹豫地挂了电话。她气得握着手机的指尖都在发抖。

她将剩下的半支烟抽完，心情才稍稍平复了些。

沈逸再次来电是十分钟以后的事了，他了解闻清的脾气，十分钟已经足够让她冷静。

闻清吁了口气，当真接了起来。

她不率先开口说话，那边的人也异常安静。须臾，他清冽的嗓音才透过来：“你在哪里？”

“你们俩还真是连语气都一样，这么默契，为什么没早点在一起呢？”

沈逸并没同她计较，而是异常平和地说：“现在还有时间，我们等你回来。”

“我们？”闻清笑了，眼里却半点温度也没有，“指谁？你和迟莉莉，还是其他同事？”

沈逸听出了她话里的揶揄，静了一静：“闻清，我和她不是你以为的那样。你回来，我解释给你听。”

“不需要。”闻清打断他，“我只相信自己看到的。”

沈逸一阵沉默，终于说：“你看到什么了？”

闻清不作答。

沈逸也没再深究，大抵无暇顾及于此，只微微沉了腔调：“不管你误会了什么，下午必须出席发布会，你知道这对我有多重要。”

要是从前，自然没什么比沈逸的事更重要了，可眼下，这样的情形只让闻清的心绪更清明。

她深吸了口气：“沈逸，这几年我甘心被你利用，是因为我以为我们两情相悦。现在再被你利用，那就是我蠢了。”

“利用？”沈逸一怔，“你是这么想的？”

闻清无声地笑了笑，唇角的弧度更像是在自嘲：“你这么急着让我回去，难道不是为了在媒体前替你澄清劈腿的传闻？”

从今年年初开始，台里的人事就在大变动，沈逸很有可能往上提。台长下令他和另一个竞争对手分别负责两个重要节目，最后拼收视率，沈逸也将所有希望都押在了闻清负责的节目上。

这个节骨眼曝光他和迟莉莉的事，对他的影响不言自明。

说来说去，其实沈逸只想她帮忙安抚媒体，先把眼下的风波给应付过去罢了。

话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，沈逸终于无言以对。

闻清也觉得没什么好说的了，在沈逸的沉默中准备挂电话。哪知沈逸很快又说：“不管你信不信，我心里只有你。”

闻清闭了闭眼睛。

只听沈逸又说：“你真的以为我连这种小麻烦都解决不了？”

闻清选择挂断了电话。

事实上，两个月前单位里就已经有人在传迟莉莉和沈逸的事了。当时闻清一边做节目，一边又要忙母亲的身后事。她的母亲乔梦婕因为癌症刚刚去世，她当时忙得焦头烂额，完全没时间理会这些八卦传闻。

当她第一次在茶水间听到有人嚼舌根的时候，当场就走了进去，毫不避讳地说：“既然聊的内容和我有关，我也一起加入吧。”

一句话说得所有人面红耳赤，最后纷纷作鸟兽状散开。

之后关于她刻薄尖酸的传言就说得更加绘声绘色了。

其实说起来，还是闻清太相信沈逸和迟莉莉的为人。他们三个从大学就相识，沈逸是她们的学长，而且认识迟莉莉的时间比认识她还要长。那两人要有什么恐怕早就有了。

可后来，闻清亲眼在沈逸家楼下看到了两人拥吻的画面。

最好的朋友、多年的恋人，一起将她那份信任和维护蹂躏得渣儿都不剩。

都这样了，沈逸还敢说心里有她？

闻清把早就燃尽的烟蒂按进烟灰盒里，可心底那股烦躁的感觉却怎么都挥之不去，甚至有团火在她胸口越烧越旺。

天已经蒙蒙亮，恰好有售卖零食的小车经过，她向打着哈欠的列车员买了瓶矿泉水猛灌了几口。

许是灌得很了，不慎洒了些在衣服前襟上，这会儿又正是夏天，闻清只穿了件白衬衫，水渍浸透之后紧紧贴在胸口，连里面的内衣花纹都若隐若现。

她连忙用纸巾清理，可布料实在太薄了，加上这会儿已经陆续有人起床，这副样子被人瞧见了实在很不雅。闻清只好从行李包里又取了件衣服出来，打算去卫生间替换。

但事实证明，失恋的人并不被老天特别眷顾，倒霉的事只会一件接着一件——在这种时候，卫生间里有人。

闻清只得抱着胳膊靠在门口等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走廊上路过的人越来越多，而卫生间门口也陆陆续续有了其他人。很快，就有个中年男人站在了她边上。

闻清用眼尾扫了对方一眼，果然那人的目光很不老实地一次次往她胸口瞟。

闻清不客气地瞪着他。

中年男人咳了一声，尴尬地往车顶的方向瞄了瞄，可没过多久又转回到闻清身上。

闻清被他恶心得不行，刚才心底那团火烧得更旺了。她用力敲了几下卫生间门板，那力道一听就很不友善。

卫生间的门在五分钟之后终于打开了，待闻清看清楚里面的情形，半边眉毛上挑，表情变得精彩绝伦起来。

嗨，以前只在小说电影里听说过火车上的活春宫，没想到眼下却撞上个现实版的！

之前的一肚子邪火都变成了好整以暇，闻清看向靠着角落正在慌忙整理衣服的女孩。

对方看起来年纪并不大，肤色白得几近透明，大概因为皮肤过于白净，于是脸颊上那两抹绯红就格外的可疑。女主角显然不习惯被这样围观，脑袋险些要埋到胸口了。

闻清适时地收回视线，意味深长地又看了眼站在自己跟前的男主角。

哪知道不看还好，一看差点吐血。

对方个子极高，身材挺拔而修长，可此刻正微微垂着眼眸，一双轻佻的桃花眼打量着她湿了的衣服前襟。

那模样，就差明晃晃地在脑门上刻个“色”字了！

“以为这是在自己家呢！”闻清不咸不淡地看了对方一眼，意有所指地瞪直了眼，眼底带了几分警告。

那男人听了这话明显一愣，视线微敛，很快便抬眸直视她的眼睛。

倒是张意外好看的脸，就是闻清这样常年混迹娱乐圈，和各种各样的小鲜肉打交道的人也不免心生感叹，无奈她对这人的印象已经差到了极点——再好看的流氓他也是流氓啊！

加上之前因为沈逸和迟莉莉憋了一肚子火，她说出的话自然没有多好听：“在公共场所做出这种有伤风化的事，知道可以找乘警处分你们吗？”

里面的女孩听了这话脸色倏地白了白，小嘴微微开合，像是有话要说。

男人却意味深长地勾起了唇，他的视线自始至终都清冷地停在闻清脸上，说话时是似笑非笑的样子：“有伤风化？”

“难道你们在里面聊天？”闻清也不甘示弱地与之对视——身高上输了不少，可气势一点也不输人。

男人这才状似了然地点点头：“原来衣裳不整就是有伤风化，那请问小姐你这样，是不是也算有伤风化呢？”

他微抬下巴，指向闻清半湿的衣襟。

闻清没想到对方会反将自己一军，有短暂的愣怔。可很快她便回过神来，嗤笑道：“还真会偷换概念。”

先不论她衣服湿了不是故意的，就算是衣服暴露了点，难道他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偷看了？

闻清刚想再讽刺对方几句，忽然发现男人的目光再度下滑，两道浓眉也微微隆起，一双细长的眼眸眯了眯。再看她时，眼神竟像是有些……嫌弃？

见鬼了，他嫌弃她什么？

闻清顺着他的视线再一看，马上就懂了！这浑蛋是在、是在嫌弃她size小？！

还真是世风日下，什么变态都有啊！

闻清抱起胳膊，冷笑着往男人的方向倾了倾身子，姿态暧昧极了，嘴上却在说：“再看把你眼睛拍瞎信不信？”

男人的眉毛又是一挑，目光饶有兴味地落回她脸上。

闻清微笑着同他对视，可笑意根本未及眼底。

两人间火药味十足，连围观者都感觉到了。

男人就这么被她冷冷淡淡地睥睨着，忽然唇角弯了弯，溢出一声低笑来。这声音不高不低正好能让闻清听到，无端地像是往她心底又撩了一把火。

她不由得冷了声调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男人慢慢俯下身，迎着她的视线缓慢地说：“相较于你衬衫的白色，显然内衣的蓝色更扎眼，我会看一眼完全是出于本能。”他顿了顿又补充：“不过刚才的第二眼已经确定，你不是我的菜，所以真的不要想太多。”

“刚才的第二眼”以及“真的”这两个关键字眼，怎么听都有打闻清脸的嫌疑。闻清掀起眼帘盯着他：“这么说，还得谢谢你不看第三眼之恩了。”

男人依旧微微俯身迎视着她，竟然像是完全没听懂她话中的讽刺，淡笑道：“这倒不必，虽然出于本能没有任何轻薄的意思，但总归是看了眼，我向你道歉。”

闻清注意到面前的男人说话时自始至终都和自己一样保持微笑，可那笑她再熟悉不过了，就是所谓的皮笑肉不笑，他一双眼都是冷的，这道歉没有半点诚意，反倒有种羞辱的感觉。

闻清看着他嘴角倾斜的弧度，知道对方是在讽刺自己自作多情，太阳穴忍不住狠狠跳了两下。

她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想揍人的冲动了！

现在的流氓未免也太嚣张了点！

闻清一肚子的邪火快要压不住，男人双手插兜，长腿一迈就打算离开。可就要和闻清擦肩而过的时候，他忽然又停了脚步。

感觉到他靠近，闻清全身警铃大作，忍不住蹙了蹙眉头。

那人覆在她耳边，轻声说道：“还有，光是用拍的眼睛不会瞎，不信你可以试试。”

闻清被他接二连三地嘲弄，火气终于烧到了头，整个人都快炸了。她侧过身冷冷地觑着对方。那人又笑眯眯地看了眼她湿着的胸口前襟，吹了声口哨便扬长而去。

那欠扁的样子，摆明了欺她衣裳不整奈何不了他！

周围有不少人围观，闻清低头看了眼自己的衣服，气得直咬牙。

真是流年不利，居然让她遇上这种人品低俗的家伙！闻清人生中第一次吃了亏偏偏还无可奈何。

“……麻烦让我出去一下好吗？”身后忽然传来道微弱的声音。

闻清这才记起来事件女主角还没走呢！她回头看了眼那低眉顺目的小姑娘，忍不住道：“你男朋友都不管你啊，这种人还是早点甩了的好。”

谁知那小姑娘蓦地抬起头来看着她，有些惊讶的样子：“男、男朋友？”等她想明白闻清指的是谁之后，急得拼命摆手：“不不不，他不是我男朋友。”

不是男朋友？这下闻清对眼前这个文文弱弱的小姑娘都刮目相看了，由衷赞道：“那你倒是……真看不出来。”

小姑娘愣了半晌才琢磨懂闻清话里的意思，顿时双颊更红了：“姐姐你误会了。”

“得了，不管是不是，以后离这种人远点。”闻清抬手示意了下手里的衣服——她向来不爱管闲事，也知道现在的年轻人都玩得很开——只是道：“好好保护自己吧。我要换衣服了，你出去。”

那姑娘咬了咬下唇，皱着眉头又看了眼闻清。她似乎还打算再说点什么，最后看到闻清一脸淡漠的样子，只好低下头无声地走了出去。

换衣服的时候闻清还在想，对不是女朋友的小姑娘下手，还迫不及待地洗手间这种地方，果然那男人的人品世界第一烂。

对于这种世界第一烂人品的，闻清决定不和他一般见识！可想到对方那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架势，她还是气不打一处来。

之后一整天在火车上，闻清倒是没再遇到那个倒胃口的家伙，直到下火车一切都很顺利。

刚下火车她就接到了表妹姜钰的电话。姜钰一听说她在火车上的事，马上开始苦口婆心：“好女不吃眼前亏，你出门在外还是小心的好，你那张嘴最容易得罪人了，要——”

“要与人和善。”闻清无力地重复道，“我都快会背了好吗？我说你嫁了个大叔，怎么自己也快变成大妈了？”

姜钰在那边直笑：“去，我是关心你。”

“我又不是刺猬，没事会乱扎人吗？”闻清嘴巴上嗔怪，可难得句句都安慰对方，“我有分寸。”

两人又聊了会儿，姜钰果然小心翼翼地问到了正题上：“待会小姨父，我是说，他派人来接你吗？”

提起这个，闻清一瞬间变得情绪疏淡：“他现在就一破壳公司，哪还请得起人，就一个助手还守着他，但医院离不开人。我自己打车过去吧。”

姜钰叹了口气：“你别和他吵。”

闻清一阵心烦意乱，许多要说的话都说不出口，到嘴边只剩一句：“行了，我打车

了，晚点再说。”

挂了电话之后，闻清站在马路边上有些走神。

她嘴里的“他”当然是指父亲闻定山，说起来闻清那么痛恨沈逸的背叛，也和父亲闻定山有关。

在母亲乔梦婕癌症复发的那段日子，闻清刚好发现了闻定山出轨的证据。乔梦婕去世的时候，闻定山更是没及时赶回来见她最后一面。

当时闻清已经打定主意和闻定山脱离父女关系了，可谁知道才短短两个多月，事情忽然峰回路转——闻定山的钱被小三骗了，小三还和人跑了！

这么狗血淋漓的结局本来对闻清而言是喜闻乐见的，可因为资金亏损，闻定山大半生的基业只剩下个空壳不说，还被气到心脏病发住进了医院。

而闻清作为闻定山最后一个亲人，已经被医院电话通知了无数次……

看着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城市，闻清已经不知道是什么心情。

上次来的时候——她是和沈逸一起的，那时候闻定山也还是她心里伟岸又了不起的父亲，可现在……

她最在意的两个男人都背叛了她。

吸了口气，闻清拉着行李箱大步往前走，正好看到有辆出租车停靠在路边。

“师傅——”闻清的话还没说完，后车门忽然就被人抢先打开了，一个人影飞快地坐了进去。

她回头一看，太阳穴又是狠狠一跳。

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孽缘啊？

人品世界第一烂的男人正端端正正地坐在车后座，低头摆弄着手机，修长的指节在屏幕上灵活跳动，像是在发信息，嘴里已经自然而然地跟司机报了地址：“南街后巷。”

司机师傅看了眼闻清，又看了眼车后座的人，有些为难。

闻清还记得姜钰的叮嘱，克制着吸了口气，抬手敲车窗玻璃：“你故意的？”

那男人像是这才猛然发现车外边有人似的，皱眉看了她一眼。

“下车。”闻清冲他抬了抬下巴。

那男人看了她一眼，一言不发，竟然伸手想要关车门。

闻清没见过这么没风度的男人，不，简直不能算是男人！男人怎么好意思和女人抢东西呢？

火车上碍着衣衫不整的原因她吃了哑巴亏，这次可绝不会再让这男人占半点便宜。

闻清也不和对方废话，直接提了行李挤进后座。

男人瞪大了眼，接着被她挤得不得不往边上挪了挪，最后怒极反笑：“小姐你这是要跟我回家？”

闻清斜睨他一眼：“车是我先拦的。”

那男人皱着眉头，这次难得没了之前在火车上的轻浮样，正色道：“我有急事。”

“我也有急事。”

想必这会儿男人也看出来了，闻清是在报之前的仇呢。他看了闻清几秒，忽然又露出那种轻扯唇角的动作。

虽然才见了两次面，可闻清对他这个动作已经很敏感了，一直防备着。果然，那人很快地越过她，忽然将她边上的车门重新打开了。

闻清也迅速察觉出他的意图，在他倾身过去开车门的时候，没有丝毫犹豫地抬起脚，铆足了劲往男人腿上踹了过去。

就这样，原本还在为两位客人头疼的司机大哥，眼睁睁地看着那个一米八多的男客人，毫无防备地被个小姑娘给连带踹地踹出了出租车。

出租车开出去几米之后，司机师傅仿佛才回过神来。他从后视镜里看了眼被闻清推出车外的高大男人，又弱弱地询问道：“小姐，你去哪儿？”心里却不住唏嘘感叹，现在的小姑娘真是了不得啊。

“新安医院。”闻清心里痛快极了，拍了拍手，报了医院地址。

司机师傅到底没忍住，皱着眉头提醒她说：“姑娘你厉害啊，不过听口音你也不像是本地人，就不怕惹了什么不该惹的人？”

“怕啊。”闻清实话实说，“所以我刚才下脚特别狠。”

司机师傅一脸的不明白。

闻清耐心地解释道：“只要力气足够大，踹得他一时起不了身，哪还有机会追上来？兴城那么多人，他想再找到我也没那么容易。”

茫茫人海，对于两个萍水相逢的人来说，想再撞见第三次的概率能有多大？

更何况对于这种不尊重女性的人，当然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刚才如果不是她率先出脚，现在倒在马路边上的可就是她了。

司机师傅干笑了一声：“这也说不好，现在有些人无聊着呢。万一他记了车牌号……我倒不是怕他找我麻烦，就是觉得你一姑娘家出门在外……”

闻清听着那司机絮叨了一堆，不动声色地笑了下：“记住也没事，您实话实说得了，反正我也不在这儿待太久。”

司机师傅再次露出一脸诧异的神情，然而闻清已经不再打算多说，降了车窗玻璃吹起了风。

来的时候她就已经考虑好了，不管心里多么憎恶闻定山的所作所为，多么无法原谅他对母亲的冷淡，但那个男人是她父亲，她身上流着他的血，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。医院来电话时将他的情况说得很危险，她无论如何都该过来看一眼，否则就真和闻定山的

冷血没什么两样了。

一旦确定他好转，她马上就会离开这里。

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踹了某个倒霉鬼的原因，闻清觉得今天的路况出奇地好，车子很快就到了新安医院门口。

她给闻定山的助手去了个电话问病房号，孰料那人坚持要亲自下来帮她拿行李。

来的人是闻定山的司机兼左右手，人人都喊他阿铭，闻清以前也见过他好几次。

阿铭十分懂得察言观色，瞥见她脚边半大不小的行李箱，嘴角微微抽搐了下，踟蹰良久，嗫嚅道：“清姐，闻叔这次病得挺严重的，你……”

闻清看了他一眼。

阿铭咬咬牙还是将话一口气说完：“你别和他吵，有什么还请稍微忍耐着点。”

这话说得她像什么洪水猛兽似的。闻清总算知道这小子下楼接她的目的了，不由得在心里大大地翻了个白眼，从善如流地点点头：“我尽力吧。”

阿铭显然被她不以为意的态度给噎了下：“他动手术时你也没在跟前，权当是——”

“是什么？”

阿铭自然也知道闻定山干的那些混账事，一时语塞，干脆闷头提了行李就往住院部走。

闻清在原地沉默了几秒，这才抬脚跟了上去。

电梯里依旧无人说话，阿铭始终目视前方没敢盯着这位大小姐看，虽然他嘴里喊她清姐，可闻清其实年纪比他还要小两岁，但她一直给人的感觉都很强势跋扈。说得好听是强势，难听点，大概可以用“剽悍”来形容。

阿铭其实是有点怕她的。

两人一路到了住院部四楼，还没走近就远远瞧见几个护士打扮的人匆匆忙忙跑进了一间病房。阿铭的脸色微微变了，回头冲她紧张道：“是闻叔！”

闻清愣了下，眼睁睁地看着阿铭快步跑了过去，她自己反而像是被定住了，半晌都动弹不得。

这种场面她不是没见过，乔梦婕后期在医院治疗时，也是这样一群医生护士往里跑。再后来、再后来主治医生就告诉她该有个心理准备……

想到母亲，她刚刚泛起一丝涟漪的神色瞬间淡了些。

闻清没进病房，反而是站在门口倚靠着墙壁。里边乌泱泱挤满了一堆护士，隔着人群也依旧能清晰地听到闻定山的声音传出来，中气十足：“你们护士长呢？我今天必须投诉这个人，这就是你们护士对待病人该有的态度？”

闻清忍不住皱了皱眉头，原来不是病情有变，而是有人又开始作了。

只听到一个唯唯诺诺的声音传过来：“闻先生，廖医生说了你不能出院，你这样我们很为难的。”

“为难什么？我自己的身体我清楚！廖医生呢？让我自己和他说。”

“闻先生你冷静点，廖医生已经在路上了。”

“不行，我今天必须出院！阿铭你去替我办出院手续。”

显然，护士们的劝阻半点用也没有，阿铭的声音也夹杂在里边。

“闻叔！不是说好了事情我去办，你安心养病吗？”

闻定山又说了什么闻清没听清，她只知道这人还是老样子一点也没变，他身上那股子资本家的味道根本没因为破产而变得柔和，到哪里都只会颐指气使、呼来喝去。

而且听这声音，哪有之前阿铭说的那么严重！

里边的闹剧还在继续，叽叽喳喳的声音搅得人脑袋疼，没过多久阿铭就重新从病房里跑了出来。

闻清靠在墙壁上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

阿铭犹豫了下，还是开了口：“清姐，公司里出了点事，这事情很重要，现在闻叔铁了心要自己去解决。你进去劝劝他，他现在还不能出院啊。”

“我劝也没用。”

这倒不是闻清在欺骗阿铭，先不说他们父女俩现在的关系差到了极点，就是关系好的那几年，闻定山生意上的事也从来不会听她的。

可阿铭坚持说：“你不试试怎么知道？你来之前闻叔可是天天念叨你的。”

“这么说，他身体很好啊。”闻清平静地点点头，“那我就放心了，我走了。”

“啊？”阿铭简直被她淡漠的态度给惊住了，“你——”

也不知道是哪来的勇气，阿铭忽然一把抓住了闻清的胳膊。闻清皱起眉头：“你做什么？”

阿铭结巴道：“清姐，你还是进去劝劝吧，怎么说也是父女俩，哪有来了连面都不见的道理？”

闻清难得沉默了下，最后说：“这种时候谁劝也没用，你知道钱对他的诱惑有多大。”

阿铭张着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，他嘴巴本就笨拙，面对闻清又有些怵，但还是固执地没放开手上的动作：“那你进去看看他好吗？”

闻清依旧紧拧眉心，站在原地没有动，但只有她自己知道，她手心里全是汗。

原来面对这个她信赖了二十六年的至亲，她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般冷漠。

闻清另一只手下意识地去包里摸烟盒，阿铭像是也看出了什么，无声地将手松开了。

闻清刚拿了支烟含进嘴里，烟忽然就被人给抽走了。原本心底那阵烦躁感更强烈了，强烈到让她忍不住想骂人：“你有病……”

“医院不能抽烟。”与此同时，低沉的男音冷冷地提醒她一句，闻清盯着那双似笑非笑的眼睛，竟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还真是活见鬼了，闻清有点崩溃。

虽然声音的主人戴着口罩，她看不清他的面容，只能依据他的打扮判定对方是个医生，但这眼神她可一点也不陌生……可她和这个人品世界第一烂的烂人到底是怎样的缘分啊？

而且这第三次见面，是不是也来得太快了点？

廖敬清也万万没想到这么快就能再碰上这女人，看着她的表情由愤怒变成惊愕，他眼底的情绪越发深邃。

再看了眼她身边的阿铭，他忽然觉得这事变得有意思了。

闻清迎着那人的视线，也有种不好的预感。

那人目光幽深地看了她一眼，隔着口罩传来一声低沉的哼笑，那声笑绝对是从胸腔深处发出来的，有点冷笑的意思。

“这不让抽烟。”他又低声重复了一遍，语调看似温和，可闻清知道他是故意的。

阿铭急忙道歉：“不好意思啊廖医生。”

闻清亲眼看着男人白皙的手指将那支女士香烟一点点折断了，断得渣都不剩只剩一堆烟丝，最后轻巧地被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里。

这整个过程他的视线都没离开过她的眼睛一秒钟，就好像此刻被他折断的不是那支细细长长的香烟，而是她本人一样。

闻清甚至有种感觉，那男人这一连串的动作都在向她传递一个意思：看我怎么收拾你。

“廖医生。”一旁的阿铭却仿佛看到了救世主，迅速抛弃闻清投靠了敌方，连眼神都变得格外热切，“你快进去看看闻叔吧。”

“有我在，放心。”廖敬清将手插回白大褂口袋里，瞬间像是变了个人似的，眉目间都如沐春风。

阿铭急忙拉着他往里走，廖敬清状似无意地回头看了闻清：“对了，这位是？”

阿铭这才想起来介绍：“哦，这是闻叔的女儿闻清。”

“既然是家属，那就一起进来吧。”廖敬清那双细长的眼眸微微眯了眯，眼底有意味不明的光一闪而过，“正好有些问题，我需要和闻小姐好好讨论一下。”

这下闻清总算是看出来，这人人前道貌岸然，人后卑鄙无耻。

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——医（衣）冠禽兽？

虽然刻意掩饰，闻清还是注意到了那人走路时步子有些不自然，估计是被她踹下车时伤到了脚？

看样子，这人是真打算和她算账了。

闻清倒一点也不怕他报复，之前不确定他身份时可能还会稍有忌惮，现在知道他是医生就更没什么可怵的了。新安好歹也是兴城数一数二的私立医院，他还敢对病人家属怎么样不成？

只是她原本并不打算进去见闻定山的，知道他现在身体状况不错，她更没有再继续和他相处下去的必要。但现在她要是走了，倒显得她有些怕那人……

闻清正在迟疑，阿铭忽然又折了回来，一把拉起她的行李箱就往里走：“清姐你愣什么呢，快进来。廖医生不是说还有事要和你商量！”

闻清：“……”

就这样，闻清莫名其妙地被阿铭给拽进了病房里。

“闻先生今天状态很好啊。”廖敬清一句话就成功让病房里所有人都噤了声，包括之前一脸怒容的闻定山也安静下来。

几个小护士也马上露出一脸得救的神情：“廖医生！”

廖敬清冲她们微微颌首，眼底带笑，那副绅士儒雅的模样立刻逗得姑娘们心花怒放。

闻清在后面看得直想竖中指，果然是只到处拈花惹草的货！这种败类到底是怎么混进医生这么神圣纯洁的队伍里的？

廖敬清和闻定山说话时也是一副好言好语的样子：“既然状态这么好，心情也应该很好才对，怎么还和她们一群小姑娘生起气来了？”

闻定山的视线原本一直胶着在闻清身上，这会儿也明显被顺了毛，再看向对方时和颜悦色了许多：“廖医生，我有要事必须出院，或者你签个字给我一天时间？我晚上肯定准时回来。”

廖敬清点头：“有应酬？”

“……”闻定山不说话了，心虚的样子十分明显。

廖敬清又道：“如果你能保证不喝酒，我就签这个字，我们之间达成一个协议，彼此信任怎么样？”

闻清听得想笑。就闻定山的个性，廖敬清居然会相信他的保证？！而且闻定山肯定会先答应下来再说。

然而令人意外的是，闻定山嘴唇动了动，最后叹气道：“廖医生，应酬哪有不喝酒的道理，你这样不是让我为难吗？”

“那我让你出去，不是明显和自己过不去？”廖敬清拉了把椅子在他病床边坐下，